

博物馆里的成渝双城



□阿夏

在成都看博物馆，随时会有一辈子都看不完的感叹。看了一家，不久又有一家冒出来。

成都举世知名的博物馆有好几家，譬如四川博物院、三星堆遗址博物馆、金沙遗址博物馆。民间的则有川军抗战博物馆、三线建设博物馆等等，是樊建川先生做的，统称建川博物馆聚落，现在在全国5A级景区。

那年在成都樊建川的办公室，我曾与他见面。他的办公室几乎就是个博物馆，墙上挂着五花八门的旗帜，贴满各种各样的报纸和票证。玻璃柜里陈列着抗战时期川军缴获的日本军刀和钢盔。近年他还把重庆一处厂房和防空洞，改建成抗战兵工遗址博物馆，也是在收藏历史，其手笔令人惊讶。

看成都地区的博物馆，惊讶是常态。20多年前第一次去广汉，看到刚落成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，立即被震撼了。

一片旷野上，恢宏而简洁的建筑之下，大量的玉器、青铜器、成堆的象牙、高可摩天的神树、嘴喙巨大的鸟头、造型奇特的纵目人、双手空握“权杖”的铜立人，展示的巴蜀远古图景令人浮想联翩。三星堆文物的突出特征是器型巨大，造型迥异于中原而独成体系，着实令人惊讶。

去金沙遗址博物馆，又是另一种惊讶。金沙文物的突出特征，是非凡的想象力和极端的精致，恰与三星堆之巨大、朴拙形成对比。

“太阳神鸟”是一片厚0.2毫米、重仅20克的圆形金箔。在直径12.5厘米的金箔上，以镂空方式刻出一轮12条芒纹的太阳，飞舞的芒纹外是4只造型特异的大鸟。阳光普照、四季轮回、金乌翔舞、人神和畅的寓意，由古代工匠以超然卓绝之功，细腻地表现出来，时逾三千年，更加震撼人心。2005年国家文化部将“太阳神鸟”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，亦属实至名归。

因做非遗保护工作之故，我曾把重庆蜀绣与川西蜀绣作过一番比较，二者有着风格迥异的特征。

山水题材，川西擅刺青城、峨眉之秀，重庆则绣夔门、巫山之险。同为动物，成都的大熊猫绣得憨态可掬、活灵活现，重庆最拿手的是雄狮和奔马。阴柔与阳刚，精细与粗犷，两地气质，一看便知。

借过来观文物也一样，“太阳神鸟”的精细，或许只能出现在成都平原那样的温柔富贵乡，却是山高谷深的巴渝之地难以想象的。

但这并不代表重庆的工匠缺乏那样的想象力，实际上以太阳和神鸟为题材的古代器物，重庆地区也早有发现。三峡博物馆里的巴人青铜器——镞于、铜钺、刀剑上就有太阳和鸟的图案。巴人的神鸟有比翼鸟，也有鱼凫。鱼凫的原型就是鱼鹰，也是远古巫咸、巫截国的图腾之一。那时的巫巴先民以鱼盐和水运为业，一度繁盛至极。《山海经》形容他们：“不绩不经，服也；不稼不穡，食也，爰有歌舞之鸟，鸾鸟自歌，凤鸟自舞。”

“鱼凫”后来成为古蜀国一个帝君的名

号，他是从哪来的，不容易说清楚。李白也有追问：“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？”李白那个时代缺少考古手段，假若他活到现在，去看了三星堆和金沙的博物馆，再看看三峡博物馆，恐怕《蜀道难》就是另一种写法了。

这是我在三星堆，看到那只青铜鸟头产生的联想。

距金沙遗址不远的青羊区多子巷，也是个出故事的地方。2000年夏，巷内一个住宅区进行建筑施工，工人们在挖地基时，发现了很多独木船棺。经考古发掘证实为战国时期的墓葬，共有14具船棺，密集地排列在600平方米的墓坑内，最大的船棺长达18.8米，直径1.7米，堪称船棺之王。成都人很快又在此地建成了一个博物馆，称为“古蜀船棺遗址博物馆”。

我去多子巷的时候，那里还没有建博物馆，仍是一个工地，挖掘的墓坑里还积着水。14具船棺原生态地展现在眼前，震撼与惊讶

之余，又勾起诸多联想。

船棺葬在重庆更常见。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巴人崇尚自然之天，将独木凿成船形悬之崖壁，希望尽可能与天接近，称为悬棺。巫峡、大宁河及武陵山区，至今保留着不计其数的悬棺。低矮丘陵无法做悬棺葬，埋在地下便叫船棺，重庆的博物馆里也有陈列。成都平原没有山，多子巷的船棺能够完好保存至今，亦属奇迹。

说到巴蜀文化的同源性，位于成都一环南路浣花溪的四川博物院，让我这个“巴人”既惊讶又感慨——找到了故乡！

博物院里有个名为“巴蜀青铜馆”的专题展览馆，其中的昭化宝轮寺、巴县冬笋坝、涪陵小田溪、宣汉罗家坝等地的出土文物，都是典型的巴文化遗存。

涪陵小田溪巴人墓群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掘，一经面世便震惊中国考古界。错金编钟、虎钮剑、铭纹铜戈、青铜柳叶剑等

上千件珍贵文物，确证了古代巴国的存在，也让《华阳国志》“巴子时虽都江州，或治垫江，或治平都，后治阆中，其先王陵墓多在枳”的记载成为信史。枳是涪陵的古名。

四川博物院收藏的巴人青铜器，最让我兴奋的，是一柄铜剑上刻写的巴人图语“花蒂手”。其形象是一只五指并拢的手，护着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。在重庆三峡博物馆的巴人器物上，有的花蕾更像一颗心，因此“花蒂手”的另一种读法便是“心手纹”。

无论是以手护花，还是以手护心，这个图语标示的古代巴人族群信仰和人生信念，都令人心生感动。那是一群多么朴实、真诚，又多么坚韧、顽强的人啊！由衷地感谢四川博物院的收藏，让我在整个巴蜀大地都找到了归属。

成都和重庆，原本是一个整体，古代叫巴蜀同圈，现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。兄弟一体，同根同脉，成渝两地的博物馆早就写出了答案。

“成渝走笔看双城”征文启事

巴蜀文化血脉相通，成渝两地人文相亲。千百年来，成渝两地在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等方面面互相交融、互相渗透，文化血脉生生不息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，将奏响新时代川渝合作的美妙乐章。

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，加强成渝两地人文交流，即日起，由重庆日报和荣昌区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“成渝走笔看双城”征文活动拉开帷幕。

一、征文主题

紧紧围绕“唱好‘双城记’，建好‘经济

圈””这一主线，描绘成渝地区的城市变迁、自然风貌、人文风情、市民生活；展现两地在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等方面的交融交流、互相渗透；讲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，涌现出来的新事物、新气象、新故事。

二、征文要求

以散文、随笔、特写、报告文学等体裁为主，强调纪实性。其中，散文、随笔、特写不超过3000字，报告文学不超过6500字。

三、征文日期

2020年5月—12月

四、投稿邮箱

kjwtxx@163.com。来稿请在邮件主题注明“成渝走笔看双城”。

五、奖项评选

优秀作品将在重庆日报《两江潮》副刊暨重庆日报客户端两江潮频道等新媒体平台刊登。2021年1月，组织专家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并颁发奖金和证书。

重庆日报
荣昌区委宣传部
2020年5月

犹忆故乡桐花香

□王东

年少时，总憧憬着远方，想走很远的路，浪迹天涯；而今人到中年，却总想着回归，对故乡怀着深深的眷恋。在对故乡的守望中，我一直忘不了那开遍山野的桐花，纷纷扬扬，历久弥香，时时在梦中浮现。

我的老家在彭水，那里素有“油桐之乡”的美誉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漫山遍野长满了油桐树。这种树不择土壤，随便播下种子，就能长出幼苗，不需精心照管，就能延展成林。油桐树结出的桐子仁可以炼油卖钱，是乡亲们重要的收入来源。一年四季，看着油桐树开花结果，是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。

春寒料峭的四月，正是桐花开放的时节。如雪的桐花，满树玉，处处芳菲，天地开阔，阳光明媚。桐花虽称不上千娇百媚，但不失朴实洁净，淡黄的蕊，浅红的芯，粉白的瓣，喇叭似的外形，整个山野成了花的海洋。在柔和的春风里，桐花在风中飘摇飞舞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令人沉醉。

桐花开得热烈，凋谢也迅疾。很快，油桐树披上了绿装，花骨朵结出了桐子。那油桐叶茎粗叶厚，一棵油桐树，就是一把撑开的大伞。炎炎夏日，乡亲们在山上薅草，累了，就坐在油桐树下乘凉；渴了，就用油桐叶作饮水工具，到山泉取水解渴。那时的乡下，沟沟坎坎长满了荆棘，这种荆棘结一种草莓一样的“莓草泡儿”，母亲会用油桐叶包着带回家给孩子吃，酸酸的、甜甜的，简直是无上的美味。有时候，孩子们还会在山坡上找到阳雀菌，加盐，用油桐叶一裹，在火堆里烤上三五分钟，香气四溢，吃

在嘴里香在心里。

中秋节过后，就是打桐子的时候。生产队往往收不干净，不少桐子隐匿在杂草中、石缝里，还有零星挂在树梢上，像一颗颗璀璨的宝石。放学后，孩子们肩扛竹竿，手提竹筐，在山野四处搜寻散落的桐子，眼睛发亮，生怕漏掉一个。往往在油桐树巅，有那么一两个桐子，孩子们只有爬到很高的树杈上，才能用竹竿打到。桐子掉下来，大家欢呼着、争抢着，好一幅“童子打桐子，桐子落童子乐”的场景。

这样的快乐还会延续很久。捡拾的桐子成了我们的战利品，不多，也就一小竹筐。剥去发黑的表皮，抠出那层薄壳中如栗子般可爱的籽儿来，这便是桐子仁。卖桐子仁的时候，孩子们呼朋引伴，用布袋提着来到乡场采购站，收货的大叔往磅秤上一放，孩子们就会领到几张皱巴巴的零钞。拿到钱后，孩子们像富翁一样在乡场上招摇，买上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又盼着来年油桐树早点开花挂果。

多年过去了，我和我的小伙伴大都离开了老家，逢年过节，我们也会回去，祭拜先人，怀想过去。那漫山遍野的油桐树啊，早已没了踪影，那花开成海的壮观景象，再也看不到了。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。”人到中年，我们背负着太多的渴求，我们期待拥有而害怕失去，常常为名利得失而忧戚。想想我们小时候吧，快乐原来如此简单，身边的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果，都能带给我们最纯真的快乐；内心安宁祥和，无论是仰望星空，还是奔波劳作，都是其乐无穷。

又到桐花开放的季节了，我仿佛在空气中闻到了故乡桐花飘香的味道。



《山路弯弯》

水彩画 聂定华

【烟火山城】

“翡翠”的味道

□赵爽

在重庆街头，四月就可以看到不少人已经身着短袖、短袖，直至十一月初，仍是如此。

炎热的夏季，通常会让人食欲不振。可是喜爱美食的重庆人自有妙招，开胃小吃冰粉、凉虾应运而生。

在巫山，就有这样一道独特的美食——翡翠凉粉。乍听凉粉，无非是消暑小吃，并不觉稀奇，殊不知这凉粉的背后还有一个遥远的传说。

相传，很久以前，妖孽作怪，酷热难耐，百姓饥病交加。天帝和王母的女儿——巫山神女瑶姬，授天书于大禹疏通三峡，惩治妖孽。瑶姬自己则用柏树枝燃成灰烬，再采山间奇叶，取汁秘制，做成晶莹剔透的凉粉。百姓及治水者食用这凉粉后，精神大振，最终战胜妖孽，治水成功。

瑶姬将翡翠凉粉秘制方法传授于当地百姓，随后便幻化作神女峰，永驻江边。百姓得到神女点化，从此将山间奇叶视为珍宝。

这神奇的开满黄色小花的灌木，就是翡翠凉粉的原材料，它们生长在海拔700米左右的山间或溪沟，其貌不扬，其名不堪，被当地人称为“臭黄荆”。

取名“臭黄荆”，想必是上古的巫山人怕这珍宝被妖孽发现后掠走，有意为之。就像某户人家中的掌上明珠却被家人唤作翠花，那独苗儿郎却被唤作狗娃同样的道理。而用这臭黄荆树叶做成的凉粉被自然地称作“臭叶子凉粉”。可能是直到破除迷信之后，巫山人不必担心再有妖孽作怪，才将这凉粉冠以美称，叫为翡翠凉粉。

翡翠凉粉，真如其名。观其颜色，碧绿如翡翠一般，嗅之清香，入口嫩滑，清新祛火，爽口爽心。也正是因为

巫山有这翡翠般的凉粉，当地人不再担心夏季酷热难当、河清难俟。哪怕有些轻微的中暑，来上一碗凉粉，立时便好了八九分。

即使这样，对美食追求不懈的巫山人仍不满足于。巫山田间有一种朝天椒，这种辣椒一簇通常生长七个，又被唤作“七姊妹”。勤劳的巫山人将“七姊妹”加葱姜蒜等制成辣酱后，与翡翠凉粉搭配，二者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，“七姊妹”的辣、凉粉的滑，令人味蕾激发，胃口大开。

翡翠凉粉独特的制作材料以及其特有的草木原味，可谓是独树一帜，绝无雷同。这来自民间田野的小吃，却深得川菜精髓。

遥想当年，川菜儒派宗师黄敬临曾在与巫山山水相连的巫溪做知事，后来由于沉迷美食与烹饪，毅然辞官，之后开门立派，终成川菜宗师。

黄敬临最为人所称道的，就是将价格低廉的普通食材，烹调成色香味俱全的佳肴。大师这烹小菜调美味的奥妙在大宁河上顺流而下，巫山人领悟到了真谛，一代一代口口相传。

现在我们能品尝到的巫山翡翠凉粉，就深刻贯穿了黄敬临烹饪的奥妙，从选材开始，制作者在巫峡山坡上、溪沟里不辞辛劳，精选原生树叶，调味中又融汇了川菜菁华。

炎热的夏天，不管你是慕名而来的游客，还是常驻此地的居民，都逃不过这一碗才下舌尖、又上心尖的诱惑。

看着碗里的凉粉，眉间露笑；闻着凉粉的香气，口舌生津。想必品尝了翡翠凉粉之后，你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——翡翠凉粉，再来一碗。